四書箋解

四書箋解敘

道之在古今至四子之書備矣漢宋遞降箋疏代作不無蹖駁然背而馳者亦鮮焉自明以制義取士士無不嘗誦其書童而習之至於皓首不可謂非篤矣厥中精詣固繇而剽竊恢詭用資羔雁者亦所恆有啟

禎以降益矜縱騁於性命之精平治之要或
未深求其義類既非所以代聖賢立言之指
於設科取士之意亦且悖之
聖清大定通儒傑興經學昌明而以時文爲小
數每弗屑道吾宗　船山公講求質學兼
綜漢宋於四書嘗有稗疏攷異讀大全說

諸編既皆所發明然或覈同異或辨性理於初學為文模範者未之及焉居嘗詬病俗塾時藝講章莫軌正誼課督之暇輒取全書隨意箋釋務使閱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於心蓋意在示家塾法程非云著述也之春以為時文既代聖賢立言則所為講明者即皆聖賢

之道安所見是僅為羔雁之技耶吾知獲睹是
編者因文見道必當有異由是涵泳焉以求乎
道之精其庶幾乎故為亟付手民以廣其傳
願以質當世之通識者焉
光緒十有九年歲次癸巳嘉平月八世從孫
之春謹敘

四書箋解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大學

大學一書本以言學凡所言者皆立教之法爲學之方註所云大人者亦對小子之小學而言卽以大人爲易及孟子所言之大人亦是學爲大人之事（猶孟子言大人之事備矣）時文以作君作師建極錫福等大話則是稱贊大人之德不通莫甚焉古之欲明明德言欲則是爲學之志如此先治其國是先求治國之理如孝弟慈是也時文動云古之大人全

是不通當云古之學者下明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則序所謂天子之元子至凡民之俊秀是也

首章　此章明分爲二段只依註寫萬不可易前一段括大學之旨分爲三見其並至而不可偏廢而學有其序以順成以物有本末一節結之後一段列序其爲學之方有入互相因以相成而八者有其樞要以自天子二節結之切忌將知所先後起下而有知所後不通之胡談後廣釋之

大學節　大學之道四字已函有八條目在內三在字言

其大旨在於此也謂之三綱領者以綱喻網以絜綱之衆目（綱上方眼曰目）以衣喻領以攝衣之衆條（條幅也）綱者目之綱也領者條之領也明德身心意知之德也虛靈知之德不昧意之德具衆理心之德應萬事身之德明之者格致誠正修以著其全體大用也時文以照宣瑩徹等字貼明字俱是說㣯民天下國家之人也新者齊之治之平之使孝弟慈好仁好義日進於善也舊染之污是古今相沿之習氣流爲風俗雖至治之世亦有之切不可以桀紂污之湯武新之解習即是染反其習以向善即是新止於至善者明

德則必使身心意知之無不明新民則必使家國天下之無不新明德非但以修己即以齊治平而理皆得新民非但務治人必根本明德以化民成俗必至於是是盡心力以求至不遷是持守其大全而不使欠缺此節言大學之所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畢致其功者以明德必欲明民必使新所止者必至善也切不可於明新止字上下工夫語

知止節　知止是省文實謂知止止於至善也知乃大學之教使學者知以此爲學非止至善之上别有求知之方法

定靜安慮是爲學時功候志有定向是志學時便向至善上下工夫心不妄動是專一安靜不浮慕而坐馳所處而安是安於所學雖有不合者更無畏難而生危疑之心此句最忌將富貴貧賤患難等語胡混處事精詳事即明德新民之事處者學其所以處之之理得乃全乎至善之學而以待用皆是學時節次與孟子居之安三句略同此節之意以方學而即以至善爲止疑於太高故申言必先知所必至然後明新之理無不得故不可以近小拘蔽之也

物有本末節　上言三者並重而此以學之序言物有本

末結首節新民必明德以新之故必止於至善事有終始結知止節必止至善而後德無不明民無不新物有本末二句時解有云推開泛論者不通須依註直指新民知得明德所以謂之物者以身心意知亦是待治之物如言有物有則事有終始之先後與本末之先後不同此言終者終其所始不以其善成於終者立規模於前則後所得者善不至不可迫求小有得而苟成其終也

欲明明德二節　此二節俗解分一節知先一節知後乃至不通之說且道如何是知後豈如事君後其食作不要

緊丟放後面乎如不曾修身且莫修身而急於正心餘做此
身既不修便陷大惡又何有於心之不正乎大學後后二
字異用後者且勿急而姑待異日之意對前字則先字作
在前解而後者始得之意言物格知始得至此餘倣纔完了
致知之功不對前字不以尚言則先字亦是從彼處下工
夫爲此工夫地之意況云物格而后知至云云乃以效之
必然者言之非云物格而後知致有次序不可不知所後
且勿致知待物已格而後求致知也本文欲字則已有上
一截工夫矣但不得純全故須下一截工夫以成之以是

思之所後之不通明矣　致知格物變文言在者以若云先格其物則其字不妥若云先格物又不成句耳時文云不言先而言在云云不通　齊家以教而教可通於國治國以政而政可通於天下玩傳則不錯身以言行動言心以所持之志言意以偶發之念言知以知是知非言俗解於心知兩字全不分曉但云心者身之主此是寬簷大帽語直當不曾說有以統性情之心言者則是心之全體知與意皆在其中有云心是虛靈之覺體既是知不是心且此虛靈之心有何不正而須正之則此心字以志言明矣

正其心常持其志使一於善也知字是說是昭昭靈靈的識又何以致之且此昭昭靈靈者心意之所共有不盡屬知聖賢之學其於知也止以知是非爲大用原不要他明光徧照如釋氏之般若致知者析理之是非無毫髮之差也故必格物以因事辨理而後是非昭著是非昭著則意之方動其爲善爲惡無不審而知所愼也此解最明當詳辨之、正心誠意是自心密用非學所及故以物格知至爲知止是可盡力以學事意誠以下自得之功故以爲得止大抵大學之教以詩書禮樂爲功而格物致知自誠意以

至平天下節節俱要故註以此爲止至善

傳首章　曰釋明明德者省文也實云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又以釋明德爲新民之本故曰自明自字對天下國家言此原不釋德之何以明止見大學必極致其功以自明其德而明德自明於天下其所以明之者如堯之欽明是正心誠意文思是格物致知允恭克讓是修身要皆以之明其明德而睦九族則家以齊平章百姓則國以治於變時雍則天下平要皆自明之德克盡耳餘二節做此推之　舉三帝王者以其皆明明德於天下而根本自明見

學者必以格致誠正修身明其明德而後推以及於天下此章自字引新民下章用其極引至善是朱子所云血脈貫通處

傳二章湯之節　人之身心一念放下不用功於學則有生以來所見所聞流俗之習氣相引而入於利欲此即是舊染之惡污一事有一事之理一物有一物之理格致誠正以盡其理則終身爲之日有所進而其德新矣言新之義如此有將桀紂汚染湯文洗濯者乃治道語全不相干涉且湯豈受桀之汚而爲惡者乎

康誥節　作新民本諸身之德以教之慎於德以立政而
治之使興於仁讓之謂
詩曰節　新命無工夫但自新以新民則國家皆昭明而
興治有新之象焉乃為天所佑而國以興亦不嘗迄及受
命革商等語
是故君子節　君子之道如此故學者必如此
傳三章邦畿節　侯國之人朝貢而來者是必至於是土
著之人不從侯國是不還
緡蠻節　黃鳥必周翔顧視以求邱隅之安學者必審至

善之所在而求之較前節多一知字意

穆穆節　緝熙是明德至密無間之功此二字要緊有此緝熙之聖功乃以見之事爲無不愼而皆底於至善仁敬孝慈信內有以盡乎天下國家之理此明新合一之至善也　仁敬孝慈信皆極其至之謂止　有提敬止敬字作主者乃小註因程子教學者以主敬而遇著敬字便泥著湊巧不知敬字在此章引詩之意原不要緊

瞻彼節　道學也等句切切不可但作釋詩解道學者道其學之至精已切而又磋也自修等句皆然正在詩所言上

見其必止於至善之功　恂慄是戰兢恐懼意恂字音俊者見莊子懼也不可作學修自致之美說威儀亦自有工夫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固有學修而不治其威儀者矣學是格物致知自修及威儀是修身自修以言行言威儀以動言恂慄是正心誠意雖不必板分而自脗合如此　時解有以恂慄威儀應敬字者尤謬

傳四章　有以聽訟爲末無訟爲本者無訟止是新民不可云本固已其以無訟爲末使無訟爲本者亦不是聽訟亦以彰癉懲不可謂非新民之事使無訟亦只是新民

之極致不可云本須知在此章以下俱是講三綱八目相
因之理不可滯分實帖大畏民志而民之志大畏則亦是
末若云君以明德大畏之則民德以畏民故而明豈不是
顧末失本此章俱是止講有本則末自應本在言外乃民
所大畏者方是本使字亦自然而致不可分何句何字是
本而何者爲末也此謂知本既非贊孔子之言又非謂大
畏民志者以知本乃由此思之則知新民之必有本矣

傳六章　可笑數十年來一班喫殺專飯人爭愼獨在致
知前在致知後如兩盲人爭路一個說東一個說西不知

東西皆可走但汝沒眼靠一邊倒耳若說在致知前則已能誠意何待致知若說在致知後則豈致知時任其意之惡而不慎直待知致後方去慎獨經云知致而后意誠非云致知而後誠意其謬在誤將先字作前字解恰似今年且致知明年方誠意一般其蠢至此可笑可恨不知此慎獨工夫知未至之前亦然致知以後亦然知未至以前豈可任其意之橫行惟既有專於慎獨而知未致則有不能盡慎者非有慎其所必當慎者故有致知以審之故經云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欲誠其意則已在慎獨上用功矣

既致知矣而慎獨自別有加謹之功則不可以知已致而忽於慎且知無盡者也愈致而愈精則慎獨之功愈加密故致知誠意俱是通梢一樣工夫格物正心修身無不皆然有何前後之有而盲人獨相爭不已豈不哀哉

所謂誠其意節　所謂誠其意者六字是通挈一章之詞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同毋自欺也聯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二字是一句言其毋自欺必如此其至然後可以自慊也字與舜禹之有天下也君子之事君也同乃起下之詞不知那一位盲人將毋自欺也連上出題遂至狂

哉將也字應者字以毋自欺作誠意註脚若遇盲主司如此出題沒奈何依他若全節則必依正解不可割裂悖理

自欺自慊二自字兼心與知而言蓋此章上通正心下統致知心之所欲正既是素志所秉爲立身行已之主知之所致亦分明在心自信爲已得之理而意之妄動則有心之所不欲知之所不昧者皆欺也惡惡臭好好色自心素定而至前便知皆所謂自也乃此章上通正心處多下連致知處少俗解專在知上說失之矣　欺者淩壓之謂如强臣欺君悍僕欺主一般全不照顧任其恣行自欺者

任意而行使其素志不能自伸所知者不能行也作許字解者非　但是觸物而動即為意自初起念直至為善為惡之成皆人所共知亦是意為之獨者意之初幾慎獨乃是誠意及早下手工夫不待著見而始慎誠意之功在慎獨不可以慎字當誠字獨字當意字惡惡臭好好色一見一聞便欲去欲得亦是最速之幾

小人閒居節　此一節祗是借喻以見意之所係甚大時解横生葛藤說小人自欺又說小人欺人都是摸籬摸壁語小人有何自之可欺君云其欺君子則向使小人於君

子之前全無忌憚如今人對人自誇會告狀會包攬又豈不是日無君子而欺之見君子而厭然是他本心不自昧處掩不善著善是他知有善不善之明只是他任意橫行便心之不昧知之尙明者皆成無益可見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而致知者乃以求意之必誠也　誠於中誠字止是實然之意對虛字不對僞字原不講到僞不僞上正心只是所志者立個大綱不使邪到意上方實實落落爲善去惡在事物上決擇令所欲正之心有其實而充滿篤實純一於善也

曾子曰節　十目所視是人知得分明十手所扎指出他爲善爲惡之情而目言之　其嚴乎文義與其恕乎同嚴字是好字面言當如此而嚴持之亦愼意也此節亦只發明意之最重不可將小人入講上節原不要緊此爲欲正其心而致知之學者非以斥戒小人使之改也

末節　心廣體胖只是帶出意與身心相貫通處廣未即是正胖未即是修凡此此類皆不可死煞分貼

傳七章　此章止發明身心相應之理第八章止明身家相關之義第九章止明家國一理第十章止言治平所同

之道未嘗實在正修齊治平上著工夫講此章所言不見不聞不知味未見身不修見聞知味不可謂之身修但言身必以心爲主耳下章知子之惡知苗之碩亦不可謂之家齊意亦同　此章一氣直下前一節分一段不得原不分上節言正心下節言修身蓋謂有忿懥等則不得正者不在於視聽食必且不見不聞不知味知此則知修身在正其心矣

忿懥等四情人所必不能無有之何嘗不正此但就以此而不得其正者一邊說時解有云有所所学不好乃和尚

家胡話若無忿懥之所則又何忿懥之有此乃言意累其心使心不正故下一則字不得其正非不正乃欲正而不得耳此章跟意來第八章言好惡跟心來第九章言一人言藏身第十章言老老長長恤孤俱是血脈貫通處

心不在說元說妙即與上文不接不在者不在視聽食耳心不論在不在只論正不正此心字乃好善惡惡之本志非知覺之靈明知覺之靈明致知之知也舊說俱暗昧

大要此二章只可活看與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只講家國一理同不可說那幾句是心不正那幾句是身不修此

章未嘗實說身不修下章未嘗實說家不齊只言心不正身不修而不修不齊之理自見矣

傳八章　辟是拂戾而悖道言不以理行不顧義動不中禮身不行道使人不以道俱是辟只此便是身不修家不齊總領處齊家自有教家之道至下章孝弟慈始見此但言身之所行必家人之所受意發明家與身相關之理耳

二故字乃所以辟之故以不知美惡故辟非由辟故不知美惡蓋言由人之多辟而知天下之鮮能好知惡惡知美也其失在好惡不正上跟正心來

故諺節　此節卽上故好而知其惡三句意不可分上爲身不修下爲家不齊　貪得無厭意亦不輕此又帶出不修不齊一大病源處身爲惡而家人化之不仁不讓大抵皆貪利使然故下意以貪戾並言之

傳九章　家之通於國者教也國之通於天下者政也故此章言教下章言政　孝者所以事君也三句固是家國一理然孝弟慈所以教家事君事長使衆所以教國亦須分貼　國有臣有民事君事長兼臣民之教使衆則以教臣者但民亦有主伯亞旅相使之事長是長吏

康誥曰節　此節言慈子之道不待學而能則使衆之道亦不待於使衆學之但以仁愛爲風尚則慈生於心自能保民而不傷一推廣之即得耳　心誠求之慈故能求誠字是文理須然俗解有扯誠意誠字是撲籬摸壁話

一家仁二節　此二節總言教家教國皆以修身爲本身修於上則以此教家而家齊以此教國而國治其理一也仁讓言一家貪戾言一人互文見意一家仁讓由於一人仁讓一人貪戾則一家皆貪戾矣緊要在一機字機弩牙也其撥機動處喻身機一發而箭去必由近以及遠而抑

必無中止之勢喻自身而家而國一齊穿過不分遠近無所不至堯舜桀紂皆機一動而仁暴速效於民也　求人非人者教也喻民之從教者也人兼家國而言　藏字對發字言教其所發也身即其所藏也　恕是推己所有以及已無有則無可推徒責之人曰不恕不可以急求人非人爲不恕

其儀不忒節　爲父子兄弟者淑人君子也言足法則有教衆意在內宜亦是我宜之皆所以齊家之本

傳十章　此章所言治國之道時文開口便說天下者非

也曰得國失國曰此此謂國初末言及天下蓋以言國與天下所同然之理治平一致之道則言國而天下在其中若平天下自有命德討罪省方問俗柔遠能邇之政皆可不言亦猶第八章不言教家第九章不言散財用人也　講章有理財用人之說時文因之正與傳意相反再三申說此要人主不以理財為務理治也若晋意治財則是外本內末為失國而致菑害之大惡生財有大道一節以明卽以財言之亦自有不務財用而自足之道原不要緊甚矣講章之悖謬也

所謂平天下節　不倍是不背死者而虐其孤幼　是以二字頂上文處時解添許多轉折愈不分曉有云養之而後能教之者大謬註意分明愚者不知耳家之理可通之國則國之理可通之天下一也本身以立教則國人之心自感則本身以立政而國與天下之人心皆得一也內取諸心而天下之理皆存焉苟得其理而天下之心皆獲焉此是執一矩以該遠邇之道其要則好惡而已教亦此好惡政亦此好惡絜度國與天下止此一矩故曰人心之所同

所惡於上節　此節推開總論絜矩之道言上下左右前後無不可以已心之好惡爲矩而絜之則君之於民必以此爲道術矣　前後如舊令尹新令尹之類左右則與爲列而同事者　此道凡人凡事皆然而君子之於國與天下則上下是也不宜將下事上及前後左右說到平天下

樂只君子節　此節言得衆民以爲父母則衆無不得矣有將此之謂三字作必如此而後可謂解乃下節不可以不愼意與此意不相干涉

節彼南山節　此節言失衆　瞻不是好字面尹氏不道

人所共見之謂　愼者防衆之失也辟偏任己情不同之於民也僇辱也與戮字不同

殷之未喪師節　此節言得失且就得衆失衆上講康誥曰節言得失乃言善不善善不善得衆失衆之由也君子有大道節乃言忠信驕泰則又善不善之極也一層深一層須得本文次第說之意不可急於前二段說煞

先愼乎德節　此下四節皆言拂民之好惡者莫甚於務財用如俗講所云理者若要理只是聚斂故治平之道唯以不言財爲本德字註云明德亦太疏遠明明德是君子

自盡其性事雖天下歸仁而不可云此有人明明德在格致誠正與人土財用何相干涉且明德止可云明不可云愼愼乃謹持而不使驕泰之謂此德乃淸心寡欲賤貨貴德之德故其效亦止於人土地財用之皆有而已

外本內末三節　一節緊一節外本內末止以財用爲務爭民施奪亦止民自相奪財聚則算計周密民不得有道欠而聚於上民不止自相奪而逃散矣悖入則橫征加賦悖出則篡弒奪攘劫其府庫　財散者民各有其財之謂小註有鹿臺鉅橋之說非也財散非散財非武王承紂之

亂那得有財散與人

秦誓節　其心休休焉二句一氣其如有容乃以狀其休休之心此以有技彥聖未至前言之心氣和平無矜己自用與物相競之情是休休雖未有所容而常如有容虛己以待賢也實是也此則賢才至前果能容也與上有容相應亦有慕賢而賢至則又好之不啻者故以能容信其始終一致　不啻若自其口出謂不但如其所言也其稱道薦揚之者已極其至而心好之尚有言不能盡者也

唯仁人節　此謂雙項愛人一邊以前段若有一个臣尚

亦有利哉則是舉而大用之後段秦誓未言放逐故特爲補之耳時解專項放逐云以惡全其好巧說於理於文俱不當

君子有大道節　得其道則善失其道則不善乃天命人情得失之本故曰幾決忠信乃絜矩之體絜矩乃忠信之用存之於心曰忠信以忠信施之於物曰絜矩有云大道爲絜矩之道者非

生財有大道節　則財恆足矣說得容易見不必更求生聚之法　生之者衆民自生也爲之者疾民自疾也但使

民有暇日則自不衆自疾食寡用舒止是節儉原不有求而得　呂氏註亦只是大綱如此而不盡於如此此固常大概虛講

孟獻子二節　此二節講章云理財由於用人者非乃唯不好利則不用小人也以欲聚歛故用聚歛之臣必自小人矣言必由用小人也彼爲善之句要緊以好利故以小人爲善如獻子云畜有盜臣豈善之而使爲國家哉大抵此章以不好利奪民爲要民之所好止是財耳　上節不以利二句以理言爲國不當以利爲利而必以義爲利得

國得命之本也下節二句以利害言言國之得失唯義斯利而利利則害也

四書箋解卷二

衡陽王夫之譔　　八世從孫之春校刊

中庸

一部分爲五段第一章總論大要以靜存動察爲體中庸之實學上推其所以必然之理於天而著其大用於天地萬物以極其功效之費自君子中庸至唯聖者能之辨能體中庸之人自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哀公問政章廣陳中庸之道自自明誠至其孰能知之言能體中庸之人備中庸之道者惟其德末章又總論之示學者由動察靜存而

深造之則盡性至命而上合於天載第二段步步提到聖者上節三段鬼神及問政章歸本誠上第四段大哉聖人之道章言至德仲尼祖述章言大德皆歸本德上此一篇之脈絡也

天命之謂性章　本文自天命說到教上順理以言之其立言之意則自教推原到天上去以明修道之教本以率性而所率之性乃天之所以為天而命乎人者故修道者不可但於事為上求合於道必靜存以體天理不息之誠動察以謹天理流行之機也此章分二段皆言以人合天

之理前三節自天命說到道教上以明性命於天必修道以率之理之本然卽爲功之必然後二節自性情中和之本體說到位天地育萬物上以明能率性以修道則固有之本體必極乎皆備之大用註自蓋人知有性以下乃朱門後儒據祝氏本編入若朱子原本則不然若依祝氏本與下文全不相貫通且一部中庸并無與異端辨性之說此三句是一篇大綱如何與後面全不照應況云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尤說不去人惟不知有性知有性則無不知命於天者卽如說食色是性亦是言甘食悅

色之出於天斷無人說性是人爲之理而時文專以此意翻駁侫顚奴失主也今錄朱子原註於後　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學者所當深體而默識也依此註則理明而文義貫矣　天命之謂性兼人物言乃程子備中庸以論道須如此說若子思本旨則止說人性何曾說到物性上物之性卻無父子君臣等五倫可謂之天生不可謂之天命至於率性之謂道亦兼物說尤爲不

可牛牽牛性馬牽馬性豈是道若說牛耕馬乘則是人拿
著他做與猴子演戲一般牛馬之性何嘗要耕要乘此人
爲也非天命也此二句斷不可兼物說　教字與學字人
要同所以爲學之法卽教也聖人立教亦非本文之意看
下文及一部中庸便見時文又添個先王愈謬禮樂刑政
固亦是教而此章所言之教卽下存養省察之學所謂由
教而入也是修道不是道之散見者時文有云作君作師
治國平天下等語全不顧下文不可從
道也者節　道不可須臾離故修之者不可須臾忘若應

事接物時則有不覩不聞時則忘則當其忘時旣以違道而應事接物之道亦似道而非道也是故二字緊頂乃其所以必然者則以道以率性性不因形聲之有無而不存於心也

莫見乎隱節　莫見乎隱二句乃言自心中顯見不可誤作十目十手指視說此必有存養之功方得莫見莫顯玩或問則知之　顯見止是是非分明喑處乃心幾動處尙未有善惡全局了了意中細事是覺得無大得失不妨游移　此上言君子知道之率於性而爲天命所時與人陟

降省故其修之之功必如此此其密也乃由理之當然知工夫之必然

喜怒哀樂二節　言性情本有中和之德以具衆理應萬事故能存養省察以致之則其功效有周徧乎天地萬物之大用也乃由功夫而及功效特溯其所以然之由於性情耳　有謂慎獨後乃能中和者謬存養省察乃致中和之功非以此故而中和然說中和爲人人皆然之德則又可疑凡人皆有情未發時而豈皆可謂之中乎此二句須添數字衍之方明蓋言此性之存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

則所謂中也此性之發而爲情能皆中節者則所謂和也以性情之本體同然言之既不專屬君子亦不槩指不修道之凡人此亦率性之謂道之意而前以道言此以德言爲異故又須從性說起　程子謂此中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意蓋四情未發無過則無無過無不及則無無不及其全備萬物則不偏不因事物而有則不倚故謂之中

和者應事接物皆適得其宜不與理相乖不與物相戾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與不睹不聞不同不睹不聞以事物未接言未發以已之所以應物者未出而加物言彼所

言者道之常存於心此所言者德之可被於物也　天下二字隨所用而異有以天下之事言者有以天下之人言者天下之大本天下事之大本也天下之達道已所以成天下之事待天下之人之達道也

致中和節　位焉育焉焉字不當以矣字代之言矣則以瑞應言之中庸講到配天處亦不言及景星慶雲麟遊鳳舞等邪妄之說且言位者豈無致中和之君子天地便翻覆育養也人育之也非自能暢茂之也位焉育焉言君子皆有以位之育之也位者裁成輔相以成其覆載生成之

本職育者各得其所無暴殄之傷而全其才以成其用也此以中和之大用言謂之功效則可謂之效應則不可

凡言天地皆以神化言不以穹然在上之天積土在下之地言　自第二章以下至十一章皆以人之不能中庸者步步說去自小人以至遵道之君子皆不能而以唯聖者能之結之唯字總項此一段之脈絡也小人是自暴之惡人民則不知有中庸之庸必知愚賢不肖乃欲學中庸而限於氣質之偏不能盡力以擇執者索隱行怪乃用力擇執而偏者遵道之君子則所遵者正而不能靜存動察以

致中和者歷數之而皆不能故曰唯聖者能之

仲尼章　此章乃大分別處小人乃堯時四凶與後世申商秦始皇之類反中庸是立意要反亦自有濟惡之才故能無忌憚肆欲妄行乃小人之心無忌憚則做下許多惡事以爲政教故於君子有靜存動察之德而致中和之大用天德懸隔　君子中庸君子而時中乃立一君子爲標榜以反形小人見君子依中庸如此其至小人反中庸如此其惡且未實贊君子能中庸只是提綱大概說時文有歸中庸於君子立君子以明中庸之統等語皆混話

中庸其至矣乎章　此以凡民言之雖不能中庸亦不敢反故歸咎於世教之衰民鮮能非謂盡人皆無能之者乃謂盡天下之人無有一人能自拔於流俗而能之者也至字是極至意與聖人人倫之至至字略同民之德必以此爲不易之準則時解有至平常亦至神奇於至字下添許多話以至字爲歇後語謬

道之不行章　此智愚賢不肖乃有志於道之學者高出於民之上者智是聰慧愚是樸愿賢是敏決不肖是拘謹偏則俱偏而皆有可望道之質過不及以發而不中節言

擇善不精固執不定以至不能中庸須知過非過於中庸中庸無可過處止有不及但其所發而爲事者有過耳如仁則過於柔義則過於剛是也

人莫不飲食節　此人字以知愚賢不肖之欲明欲行者言故莫不飲食若小人則飲非所飲食非所食凡民則並不飲食飲食是在道上走的故責之知味喻擇善精而執之不固

舜其大知章　此及回之爲人章立一擇善固執之矩則以明過不及者之所以失能如舜則不特知者知所裁而

愚者亦獲其益能如顏子則不特不肖者可勉而企及賢者亦不以志廣而反失其恆唯其不能故不明不行　右此段只講到智仁勇止上面更有一層工夫在存養省察以盡性立誠則此所未及乃中庸之次第　用其中於民其字指所問所察則於民乃用之以施政教於民不當云用民之中

回之爲人章　舉顏子者以顏子爲孔子所望明道之人唯其能行所以可明拳拳服膺是取所得之善體驗之於心弗失是默識之而不忘

天下國家章　此章亦與道其不行矣夫人皆曰予智二章意同言明行亦必須勇知則勇於好善而擇之不倦仁則勇於行善而守之不失然非果能中和之大勇則亦不能故以下章正之猶前舉舜顏之意但此章不專言白刃可蹈而並及均天下之知辭爵祿之仁則以天下之難均爵祿之難辭知仁中須帶一分勇方能故知仁勇分之則三合之則以勇於擇執爲二統之則知仁至而勇亦大爲一須活看知之　三可字與不可字相應前三也字起第四句言可均天下可辭爵祿可蹈白刃之人不可能中庸

非四平語小註添許多枝葉言三者做得恰好即是中庸是混話可均可辭可蹈安見其非恰好乎能中庸者自有靜存動察之聖功位天地育萬物之大用非但於三者求中也均是制法度使各得其分如井田封建等事

子路問強章　衽金革死而不厭亦是仗節死義者非北宮黝一流人

和而不流節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雖不妨在持己處人說然自從大原大本上來必致和而後能處人皆和必致中而後能持守皆中有云和原流者非中立豈易倚哉

流是喜怒哀樂情一動而不能止以失其節和則適得其節而不流倚是倚於事物而所立以爲本者不能常存中立則心恆有主而非有所倚言中和則自不流倚復言不流不倚者以此見其强耳　此上六章言知不大仁不至勇不誠者雖有志於明行中庸之道而皆不能

素隱行怪章　索隱行怪是異端以此列於前三者之上以索隱則亦勇於知行怪則亦勇於行其欲明行道也亦極用其功靜亦若有所存動亦若有所察後世有述亦明其所明行其所行可使有能中庸之才異於性命之眞理

故不能盡老莊一流實高於過不及不知味之學者特不正耳　素隱病在素字立意深求不知率性之本然行怪病在怪字隱字無病

君子遵道節　半塗而廢與不能期月守不同不是後面改易而不遵乃只做得前一半將後一半靜存動察之密功致中致和之大用廢下不求其至

依乎中庸節　遯世不見知非以名位言乃闇然淡然節文不著於外者人不能知猶夫子言下學而上達莫我知之謂遯世之世與好尚異而不求合也　聖者之所以聖

待第四段方明此但虛虛引起知盡仁至亦是贊其成德中含一誠字未說　前言君子中庸此言君子皆是言君子之道能之方是君子而時中之極至
第十二章　自此以下至哀公問政章皆言中庸之道以申明難能之意謂之君子之道者君子以此道體中庸之全體大用也要皆以發明道之本然見率性中有此皆明皆備之理不可及修道工夫侵第四段　一章皆是言費而隱亦在其中卽夫婦所知能亦有隱在非以天地聖人所不見者爲隱也　自夫婦之愚至人猶有所憾皆言君

子所修之道故君子以下及詩云節乃言道體之本然末節乃又收回君子之道上唯道體本然如此故君子所修者如此　君子之道而聖人不知不能者道日新而漸已明備時未至事未起論未定理未出也若問禮問官聖人求知而知之非不知博施本非道之所有非不能也　憾者惜也歉也人惜其缺陷也與怨恨之憾音義皆異天地之大以化育之神化言非謂形體之無涯也人猶有所憾者非天地之有不足乃其必待君子裁成輔相以利人之用非可任天地之本然而即合人情者若天不能載地不能

覆則人要地倒在上以覆天翻在下以載物何爲寒暑雖正亦非君子之道以免民於凍暍則亦是憾處非但不正也總之言有憾者以言君子之道能使無憾　天下亦是以人言莫能載謂極天下之才能欲全承載道之所有而無所遺不得莫能破謂盡天下之聰明欲求一小事小物之閒隙謂無當然之理不得此言事事物物無大無小皆有至當至中之理也

鳶飛節　鳶飛戾天一節多胡談說成一個恍恍惚惚活最伶俐物事其始之者剽竊禪機時文講章又剽竊其剽竊

說一片油腔鬼話須知鳶飛之上更有無涯之天魚躍之下更有無窮之地此但就人思慮所及事爲所至兩間化育之屈宇而言有物則有事有事則有理氣機之流行卽有元亨利貞之天德爲仁義禮智之性體有形有象之可見聞卽爲知之所當致行之所當力明白昭著在人之能察而已活潑潑乃程子贊子思下語之妙非謂鳶飛魚躍之活潑潑也

君子之道節 造音皂 造作也造端猶言作始若讀作慥解作行而至也則與端字不接文理已不通矣道之本體旣徹大

小徧上下而皆在所以君子之道必與之相稱始作於夫婦之知能而直至於天地化育流行之大皆詳審而著明之夫婦以與知與能言近有一種胡說言陰陽牝牡可恨

道不遠人章　此章言盡天下之人皆道之法則所著素其位章言盡天下之境皆道之酬應所宜辟如行遠章即日用之事爲道之所極　道不遠人道即於人而見也天下之人人也已亦人也即此而道在焉下三節申明之人有人之情人有人之理遠人以爲道者不求之於情理而高者託於虛空卑者滯於名法皆無當於事理而不行也

伐柯節　此節言即人之道以爲人之道　猶以爲遠譬如以此人之道治彼人則猶遠乎人之情理以人治人者民則可由不可知士則可使知之中人以上然後可以語上各因其人之才質也　此節治人以教言故曰改而止

忠恕節　此節言即己之道以爲人之道以政言故曰施違道不遠者忠恕所以行道者非即道小註因一貫章生許多枝葉不知彼忠恕而已矣曰吾道曰夫子之道道字乃爲學之方非言道之本體故盡之於忠恕與此所指不同　講章有以忠恕通貫一章者不通前節乃言治人之

道既不是施以人治人亦以見不以已治人若推已所欲
爲而使人爲之則不使人人皆堯舜不止豈但改而止乎
所治者在己下之人也施則兼在已下與已等之人故朋
友亦可言施但在已者分數多耳若下節君父兄長其敢
言施乎事君事父致身竭力無所不至豈但不願勿施即
如飯疏食飲水在己樂之非不願也而可施之於父乎推已
即是忠孝不至故知其說不通

君子之道節　於其行庸德也不敢不勉而必顧其言其
謹庸言也有餘不敢盡而必顧其行一句分作三段說二

句虛引起下中二句是下工夫語後二句是勉與不敢盡之心謹言不敢盡而必顧行非是已未能便不責人乃於言時操一反求躬行之心自不敢高談無實要之只重行邊　有餘是所知所見爲可極論而不窮者　君子胡不慥慥爾言君子之盡其道如此則何一而不篤實而我之未能其能已乎非但贊美君子　慥慥爾猶言慥慥然與僕僕爾爾字同

素其位章　素其位而行凡所處之位皆有當行之道道之費也不願乎其外卽以不願爲道　君子亦是言君子

之道

素富貴節　自得得其所宜行者於已

在上位節　陵者山之漸迤於平地者在上而不侵在下之職也援是攀引在上之事而爲之正已是不願外之道

射有似乎節　此節以行而不得言又進一意言雖或失事理之宜所行不成亦唯卽已而求之不尤人也

辟如行遠章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非用功於此收效於彼之說尤非教人行遠當自邇登高當自卑不可躐等若作此反挑不特無其事且不成話此譬君子之道積漸而

成步步卑邇卽步步高遠理勢之必然者也宜室家樂妻帑順父母日月如此事事如此人人如此便一家和氣翔洽成大順之體不覺全乎孝友雍睦於中不可一事乖戾如行遠登高之半途而蹶須如此說方是　二必字不是君子必要如此乃事理之必然君子不能違也

鬼神之爲德章　此言君子之道費而贊鬼神之德者以鬼神之德本如此而君子之窮神知化以與鬼神同吉凶及修祀典盡仁孝以與鬼神相感降則皆其道之所察也

氣中所有之理是性其化育萬物以與人相感通者是

情其推行往來以成物者是功其昭著於上下而吉凶類
應者是效
視之節　以下三節皆以德言非以鬼神之體撰言體物
不遺是其性情功效兆見形開即指此體物不遺之德
使天下之人節　此節以鬼神之感人於祭祀者言須知
無二鬼神總是二氣之往來以與物相接者洋洋如在其
體物不遺之一端也　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無處不流
動充滿其盛也
神之格思節　此節以鬼神之鑒觀於人行其吉凶者言

之不可度無時不臨其感也亦體物不遺之一端　二節
皆於君子有事鬼神之道上說鬼神之德
夫微之顯節　如此夫與逝者如斯夫語意同是推開說
道而鬼神即道體非以借喻在鬼神上指出示人耳鬼神
之德如此道之不可以形聲求而無時無處不昭著如此
人之有事鬼神不待見聞而必齊明盛服以承之時與昭
格而不可射如此君子之存養省察於不睹不聞隱微獨
知以立大本行達道成中和之大用如此皆一理也微之
顯言道體之所存即所發誠之不可揜言實有其德則必

見之功用而極其盛　此誠字初見於篇即哀公問政章誠字鬼神實有此極盛之德是天道之誠人之實齋敬實不射以事鬼神是人道之誠道之實有不可須臾離必見必顯者天道如此君子之實存養於不睹不聞省察隱微者人道如此總之中庸誠字對虛字不對僞字天道固無僞不僞君子之誠身亦不但不僞而已此處要分明

舜其大孝章　此下三節言君子之道至於格天受命制禮作樂合幽明於一理成帝王之大業皆備焉所以爲費之大而其所以然者則隱也　此章止以大孝爲本大孝

自以怨慕齊栗順親允若言德爲聖人以下皆孝道之所致時文以德爲聖人以下五句爲大孝云爲聖人之父天子之父與下文相反者不通然以德爲聖人句應必得其名作效於理既非且下言憲憲令德非言效而又牽扯武王肅孝亦是葛藤須知此有三層大孝是一層德是一層尊富饗保是一層大孝則孝德大而和順積中聖德以之大成聖德著於天下乃以格天而受命前故大德須云以大孝而爲聖人故必得位祿名壽雙頂順說後故大德但自德爲聖人人民皆宜上說不須牽扯孝上　名者天下

之士悅之至德升聞之謂

無憂章　此章歷叙周家世德之盛以見道之費　憂者思慮不安之謂如武王之不貳爾心周公之坐以待旦皆所謂憂也言文王無憂者見世德之積累可以無憂非文王之未備乎大業也而上承父作下啟子述則道亦在焉非文王之德則亦無以紹先業而起設功也　按竹書王季已受西伯之命天下已漸歸周故曰父作之

次節　武王之格天受命名位兩得道之盛也

三節　周公之成德制禮仁及天下道之盛也

達孝章　繼志是前人所有志而未爲述事是前人所已行之事而推行之修其祖廟二節文王以前已行之禮但未詳備耳善述則禮無不洽矣化俟而上是邪說不可入講

春秋二節　近日忽有一節時享一節祫祭之說說約以爲秘寶直是不逼祖廟宗廟錯舉成文原無分別後以禘嘗俱爲宗廟之禮未嘗以宗廟專屬禘祫言春秋亦兼冬夏在內祫祭亦在春秋當其時亦薦時食非但時享爲然序昭穆則雖時享宗人亦與祭以儀禮饋食推之可見郎

以本廟之子孫言亦七世中自有昭穆豈但祫祭序之二節一言尊敬一言愛親自有明文特祭祫祭皆然牛夜爭破之陋不可從

宗廟之禮節　旅酬下爲上禮所謂媵爵也將行酬則使二子弟取爵自取而後別賓爵致尊者之前使行酬也酬者自飲以勸人　燕毛非不序昭穆而但序齒燕必有賓特此一人不拘世次使年老者爲賓尊此燕耳

踐其位節　上二節是制爲有定之禮此節乃奉而行之踐其位自主君以至助祭者皆有定位踐字有不敢跛倚

意其位其禮其樂三其字謂所當踐當行當奏者敬其愛其二其字乃指先王有云踐天子之位推功前人前人雖無此位而志在此位胡說不可從且天子諸侯之祭皆位在阼階有何異之有

郊社節　孝之至也已結上夫孝者意此節又推言之雖亦仁孝之爲而不承上此又推而及於郊社及禘無非見禮之明備以明道之費故又推其義於治國以見禮之用如此其大　治國如示諸掌註云與論語同其義甚深乃幽明一理仁至義盡無不合符之意當與論語細求之時

經亦扯易俟而王邪說也

哀公問政章　此章之迷誤在錯將文武之政四字作法祖說不論何句俱以文武插入至誠者天之道也下方扯不動方丟了別講學去首尾不接不通莫甚焉其病在開門見山之胡說介人狂惑不知文武之政二句是撇開不論之意蓋謂若文武之政則布在方策有現成條目公可勿問我亦可以不言但須知何以文武存而舉文武亡而息雖有方策人不能行則唯不知敏之者在人之道而不在政若政則一舉卽行猶蒲盧之易生何難之有此下使

極言人道不言政矣此人道二字自仁義禮推之智仁勇又推之好學力行知恥而總之以一一者誠也此人道即後誠之者人之道也首尾原是一意先虛言人道而步步詳求其實只在擇善固執已千已百皆人之爲人所以爲道而敏政者在此只如此看方明不知此則段段乖錯不成義理講章時文黑暗數百年天下秀才無一通文理者如此可笑可嘆　人道敏政言人道功用之大而爲所當修夫政也者二句言政之易敏自相承以下何我上何有云而況文武之政尤其易敏者不過　修身以道之道人

道也修身以仁帶義禮在內專言仁者是中庸文法如此可云義理以仁爲本以曲全成文　開端以仁義禮爲人道乃人五達道中所固有之禮親親該父子昆弟夫婦尊賢該君臣朋友禮則通於五倫者仁義禮是人性中所有之理知仁勇是性中所具之良能知仁勇所以行仁義禮者也　仁者人也言天地生人而人所以酬酢乎人以與俱生之理由有此仁故仁民愛物而以親親爲大義者宜也言事物之則而爲心之所安者由有此義故處事接物之皆宜而以尊賢爲大禮所生也言人自有此不紊之等

殺而等殺自此而生也　仁義禮之仁乃愛之理知仁勇之仁乃心之德以無欲而敦篤於守言不逼時文於仁知勇及力行近乎仁云臣前云修道以仁胡說至此　故君子一節言人道本自如上文所云故君子必修此以盡人道而敏政其相承之序是中庸文字如此實則言皆不可以不修也只依註爲正若句句相承立論乃作時文怕不得文開熱莫奈何求巴鼻搯者任爲之可耳此只論理之當然修身事親知人知天之工夫則在知仁勇好學力行知恥故下文云知斯三者云云切不可於此下工夫語

事親卽是親親不專指父母

達道五節　天下以人言天下之達德言人人固有之良能仁義禮是天所立人之道知仁勇是人所受才於天而可以修道之人道　虛喝一也要歸誠上此一章之脈絡

所以行之者一知仁勇也誠知誠仁誠勇知仁勇乃行

或生而知之節　此節只是發明三字爲天下之達德見生安學利困勉皆可知可行由人人有此達德但爭敏鈍耳　此二一也與上一也文偶同不可混作一樣解　此以明知仁勇之爲達德知屬知行屬仁不言勇者勇非他

卽勇於知行也後面學問思辨是知上工夫篤行是力行工夫五者弗能弗措己百己千是勇工夫亦以勇雙承知仁　只是發明三者之爲達德而註以生安屬知學利屬仁困勉屬勇又以此節前段屬知後段屬仁下節屬勇未免葛藤不切本義可勿從且與夫子言仁者安人知者利仁顯相違背

好學節　三近乃由此而至之謂與違道不遠同知仁勇是性中之德此乃復性之功不宜說作勇之次

知斯三者節　知所修身治人卽以好學力行知恥修治

之此是人道下手工夫博學之以下皆言所以之實

凡爲天下節　此下三節是博言政之所舉倒在所以行之者一上文雖詳而皆非着實語見得那一件不要誠知誠仁誠勇做得要之皆遮下語不可著煞講言當行此九經之事以收九經之效有所以行之一則事自實行效自速至時文扯文武扯方策無關脈理只是亂道　九經雖說盡政體乃至齊明盛服節列下條款亦只是約畧言之若方策所載齊明等事每句每字俱有許多實在作用不僅此也故此言經而方策言布

齊明節　尊其位重其祿二其字指諸父昆弟同其好惡乃我之好惡推以同之非諸父昆弟之好惡亦好惡之諸父昆弟不必皆賢其好惡豈可同哉　遠人是侯國之賓不及商旅嘉善矜不能古者聘問之使若不知禮則薄其燕勞甚而拘執之矜不能者寬之也

凡爲天下節　再言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總括上三節做一句以見九經之易行而不可徒行全倒在所以行之者一上足知時文於上節句句責成哀公如去讒君其去之云云真是不通須知此一字不是一件非九經博而所

以行之者約也何物何事喚作誠誠者無一不誠也一字是一樣之意猶言無所不用其極無一不誠則一於誠也

凡事豫節　一是誠豫却不是誠後云不明善不誠乎身則此豫是明可知明則事未至而豫明之誠則徹於徹終無不盡之實非豫也　前定只是前明其理以待用如言前定豈豫擬如何說以應對之謂若人不若此問可以此答之　所以行之者一而能以一行之者又在豫是兩層話大抵歸重明善所謂明則誠也

在下位節　此相承處亦是中庸文字如此實則不誠乎

身君民親友無一而可意此不可彼亦不可必須活講不可死煞在句句上著落如云不獲上則民不治不可找說欲治民者必須獲上云云

誠者節　天之道言天之所以立人之道而人性中固有之天道若論本原固是二儀五行流行於品物各正性命一真無妄之理然在此處則止就人之天道而言蓋天之所以命人即人之所以為天而天之命即人之性故曰天道誠之者則自人極用其心思耳目以求復於所性之理則在人之實用其功故曰人道而所恃以行達德盡達道

舉九經者皆在於此則所以敏政者也在天之德無有不誠則不可謂天爲誠誠原與不誠相對在人始可名之曰誠亦須落在知仁勇上誠仁誠知誠勇謂之誠身仁義禮固然之實性則在人之天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云云言性中之仁義禮充實足乎大用一於善而不待擇自然執中而不待固乃率性自合乎天不倚於修故亦謂之誠者要之天道一層是從根本上引起倒從人道上以結人道敏政之意

博學之節　愼思是謹而不怠下云弗得弗措愼之至也

不可作勿妄思解　云博云審云愼云篤卽有弗能弗措意不宜分學利困勉

果能此道節　上二節是言擇善固執須如此用功果能此道方落在人身上說此道道字卽人道也人自有此好學力行知恥不自怠而中止之道也明强則誠至而政可敏矣

自誠章　自此章至其孰能知之皆言能中庸之人所以能體中庸費隱之道以終唯聖者能之之意聖者有二一則所性而安爲誠者一則由教而人之君子爲誠之者所

性而安者全體天道而合於天由教而入者克盡聖功而
合於聖則亦聖者矣故天道人道相間而言之言其合也
大指則歸重人道故於此章始分言之繼合言之　謂之
云者言所謂性者自誠明者也所謂教者自明誠者也性
者皆其性之所固有而不待思勉克盡其實也此教字亦
學字之意學所以求明所明者卽其性之實理是教乃以
由明而誠也　切須識得誠字乃由中達外篤實充周不
睹不聞以至喜怒哀樂之已發皆確然不易之定理無有
一理之不備若有不足處便有虛楞則誠不至矣切不可

立一僞字相對到此聖功上不是與詐僞小人相較

唯天下至誠章　自此章至純一不已皆以道言盡性能化如神成物無息皆道也至大哉聖人之道下六章乃以德言有其德方能盡其道故謂非至德至道不凝小德大德所以爲大此中庸步步說入向內之次序一　唯字有不易得至之意言惟合天之聖誠無不至者能之則下此者不可恃性而必由教以人　凡言至誠章皆歸到天地上去以見誠至則合天故曰誠者天之道言人道章皆言與聖合德以見盡人之道則聖矣　至誠固是聖人然不可

以聖人代至誠說至誠者聖人之德也凡至誠所能者皆以理言誠至則道自盛須步步照誠字上說每見時文一味贊歎功德不知中庸贊歎聖人何爲浮詞獻諛乃似道士王皇誥一般可厭可笑　盡性以性之功用言觀下盡人物贊化育可知性之體存於心者誠也其功用則有仁義禮智之大用見於事業者要皆一誠之理爲性之所必顯至誠則體無不充而用無不備矣　盡人之性謂凡知愚賢不肖皆能使之各盡其才以不失其恆性　物之性物之理也其理人所用之之理物之才可使之效用者也

不可用鳥獸草木咸若等套話蓋過　贊化育亦就盡人物之性上說化其不善育其善以助天地之功用於人物已生之後　與天地參是與天地之神化參時講有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等套話可笑　盡性則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則可能贊化育中著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一轉亦是中庸文字如此莫奈何將人物相因作議論然不可太說煞若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必須雙頂人物

其次致曲節　曲乃一曲之善非可云一曲之誠誠則是

全體皆眞而無所歉若其行能篤而知不誠所行亦礙不誠乎知則亦不誠乎仁也其知雖微而行不誠則所知亦浮不誠乎仁則亦不誠乎知也故曰曲能有誠推致其曲以體備乎大全德無不實乃可謂之有誠註云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是也　形是成了一箇模範在言行上見著是見之於禮樂文章明是使人皆得見之而道大明於天下動是感動人心變是因感動而革其舊染以向於善化是人習於善自樂爲之而不待教此亦盡人之性到至極處與至誠合

至誠之道章　此章舊講多茫昧止緣不識至誠之道可以六字及故至誠故字蓋謂惟其道可以前知故至誠之聖人前知如神也誠者天之道實有其理故修吉悖凶皆不爽其幾神之吉凶與己之喜怒刑賞合一則吉凶自我出而何不可知其道本自如此國家將興九句皆言神之前知也神唯誠有其理則著之於象而於禎祥妖孽蓍龜動容前出其象以示人而無不可先知者今至誠之聖人不在禎祥等而前知之則豈不與鬼神合其吉凶乎誠則明而其明則合於天之神也有於蓍龜四體上說誠乃知

之是以誠爲虔誠祈問之誠說旣陋甚或將善必先知之二句割屬下文者則上五句無歸宿皆非　善不善止是吉凶

誠者自誠章　此章文義簡明而解者自生葛藤遂令茫昧紛紜不已其失處第一於誠者自成也句添箇物字其二不知自成自道自字卽下成已已字第三將物之終始物字作成物物字解不知誠之爲道卽知仁勇極至之謂禽獸草木何能以之自成自成乃所謂誠身成已之德也一部中庸何嘗講到鳥獸草木同此一理上而此言自成

乃所以反挑成物言若講誠之德止以自成其誠之之道指擇執乃已自修之道本非卽能成物使物皆成以反激下非自成已而已也意物之終始物字乃事也成物之物謂人也與盡物之性物字不同誠者物之終始言凡事皆徹底是一實之理成始成終不誠無物是一有不誠則所爲不成故君子在已有必當爲之事則必擇善固執以盡其實理而後已乃可成大意只是如此明明易知愼勿隨入棘叢　將不誠無物作無此理則無此物說豈龜無毛兎無角天無兩箇日頭人無四隻耳朶之謂乎又豈虛空

中不能忽然生出一箇人之謂乎其不成話如此

非自成已節　此節乃從上段轉下言君子誠之之道固以自成然苟能由明而誠則亦誠者矣理無不實推行皆得而所以誠物者皆得也已既成而亦成則體用皆合乎天德此與自誠明者之盡性能盡人物之性者同其德也合內外時措皆宜與至誠之功用齊矣蓋亦言人道之合天道

故至誠章　此章言至誠所存與天同其純一故所發與天同其廣運無息與純共是一理猶天之不二不已也無

息不已是常存而無不相續純一不貳是一致而無所雜乃有已私雜處則實理卽不相續絕一念懈歇則已私卽乘之而入故曰純一不已亦可曰無息亦不貳其所以能合天之不貳不已者唯誠之至實理充滿天理常存於心目而無一念之不誠則之也　久是通計其始終實理之積已久也

三節　徵則悠遠言其徵也則悠遠不息而久之徵必悠遠必博厚必高明皆其徵之必然三句相連亦是文字如此下二句必不可脫離久則徵句　悠遠創業立教無近

效而久道化成博厚以德澤言高明以治教言

四節　覆物是並包萬物而無所遺光明下燭而皆徧在至誠則物皆以人言至誠所徵之功固是帝王事然如孔子亦何嘗不有覆載成物之功則亦不宜說煞帝王　與天地同體同用皆以理言不可一味贊歎觀所以二字可見若因其博厚乃地所以載物之德也

七節　一言而盡即下其爲物不貳句天不可以誠言其不貳則與至誠之無息者同也貳非二也乃閒雜之謂自古至今自大至小自全至偏皆是陰陽之氣保和以成太

和故隨所生之物皆是此一理貫通．其爲物物字猶言其體乃以運行化育之本體既有體則可名之曰物

八節　此節是言天地之功化不貳博厚則純乎博厚高明則純乎高明悠久則純乎悠久終古如斯無有閒隙

九節　此四段前三句是言天地之形體不貳自昭昭而無窮句撮土而廣厚皆是一色下一截乃言生物不測

末節　前於天言不貳於至誠言無息此節於天言不已於文王言純交互見意總以言至誠無息之道與天同故其徵之盛亦與天之生物不測同

大哉聖人章　此章前五節一氣趕到故君子一故字總承之言聖人之道如此其大故君子之修德以凝而行之者其功必如此也講章時文有大狂惑者將發育峻極作道體之本然說而以待其人作聖人註於首節言包下文兩節則發育峻極爲聖人之道明矣若以爲道體之本然則發育萬物者天也而可云天峻極於天乎其不通至此待其人之人若是聖人則聖人之道待聖人而行又豈成話蓋發育萬物卽下所謂廣大絕去己私而以廓然大公之理待人物則人物皆發起於善而得遂其長育峻極於

天即下高明人欲淨盡不下與流俗相雜而物莫能蔽則超出物表而與天同其虛明此聖人之道之體待君子致之極之而後凝以行也禮儀則中庸之定則威儀則精微之密用此聖人之道之用待君子盡之道之而後凝以行也尊性道學之功必與聖人之道相應而後其至德與至道相符此亦誠之者與天道之聖合德之意前人道章結在後此章提在前其指則一也　行是推行於功用凝是如水之凝冰結集堅固而不妄動道必凝而後行居上不驕節及下二章皆言凝也

故君子節　温故亦學問中事而已爲尊德性者蓋以知而存之於心則爲心德亦習與性成之意已能云厚者積之深厚之　謂敦益加勉也

居上不驕節　此一節所謂凝道也凝者停凝審處而不遽行之謂惟其凝之也固而後行之也裕故必君子尊性道學以有至德而後能凝以待行若德之未至一知有聖人之道遂急欲試之於行不度德不循分不因時則其行也必悖惟有至德者求盡於已而大明於時位之宜然後道凝而或行或不行皆合於中也　不驕以德言不倍以

位言有道而與無道而容以時言　興起在位而有言可
與時君議道之行
愚而好自用章　次節文字有辨字形正音韻二義　三
節車之高卑大小定於輪所碾成坑曰軌車必由軌中行
大小高卑等則軌同
吾說夏禮節　此以見夫子之聖道已至而以爲下故不
敢以二代損益周制　有宋存焉言行殷禮者自宋事非
已所從也
王天下章　王天子乃受命創業之天子德位時皆備者

故君子節　本身以下皆愼重以不輕制作本徵考建質候俱是工夫字必如此詳謹而不恃時位之隆遂輕於行所謂不驕也本諸身必身之所可爲者乃爲之徵諸民度民之所可從考三王以稽其同異而損益之建天地立天時地理爲準則質鬼神以享祀百神而昭告之必得其理無疑信其來格也俟後聖有作者必不能廢我之憲典不惑不憂其可暫而不可久

是故君子節・動言行俱以制作言行者制之而即自行之言者著於方策以詔天下後世使遵行有望遠人視之

以爲法不厭臣民遵行之不厭其煩難

詩曰節　蚤有譽蚤字要緊一聞有道急欲行之以邀制作之令名則驕而不足以凝道

仲尼祖述章　此章三節時解首尾不貫其迷謬在第一節板實作贊頌語不知中庸要贊歎仲尼何爲至二節只是虛淡全無下落與上下二節全不相涉註中此言聖人之德竟不理會不知第一節言聖人之道之全備萬善與末句天地之大相應第二節乃言有聖人之德乃備聖人之道則第一節止虛叙作案引起下文若曰仲尼之道祖

述堯舜云云者以有如天地之無不持載云云之德也第三節乃以大德小德指出辟如之實在一章血脈之實有如此　第一節言聖道之大二節言聖德之全道之大因於德之全末節就天地以證上意　第二節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無不二字要緊與博厚配地高明配天不同無不者言萬物無不在其覆載之中以辟仲尼於帝王之道法無不咸備天地不有人而無獸有此草而無彼木仲尼亦道不廢法法不礙道也四時日月二句亦頂天地來言天地之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晝夜寒暑分而合以辟仲尼隨時

之義一定之理經權互用異以成其大常也第三節言天
地之所以大第二節言仲尼之所以有首節大成之道第
二節雖不可說盡而在仲尼身上講必須含下節之意以
見聖人之道唯有聖人之德而能之　三節道字兼四時
日月而言四時之道冬至日極南而北夏至日極北而南
及地有四游是也日月之道日之黃道月之九道也
唯天下至聖章　此章至聖雖言臨天下云云然承上章
則仲尼亦然蓋有君天下之德則雖不在帝王之位而固
無所歉後言聲名洋溢莫不尊親仲尼爲萬世師亦然固

不必黏煞仲尼然如時文開口卽說帝王亦非只還他至聖爲是

首節　容者容天下之人執者執天下之事敬身敬事敬臣民敬鬼神別者別事理之得失知非分別人品者以文理密察不與知人相應

次節　溥博淵泉是欲時出氣象

末節　舟車所至二句以聲教所至言天之所覆二句以地界廣遠言猶云普天之下日月所照二句以有人處言除幽谷暗昧日月不照沙磧火山霜霧不墜無人處外皆

血氣者所居

唯天下至誠章　天下之大經天下人之大經天下之大本天下事之大本

次節　上節言化此節言敦謂其能經綸大經者以其仁肫肫也能立大本者以其淵淵也能知化育者以其天浩浩也其淵淵字是密藏二字其天天字是心體二字肫肫淵淵浩浩是誠之至滿腔盡是慈愛人物的太和是肫肫之仁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密藏之天理静深以備萬理是淵淵之淵其心體之昭徹容光必照萬化萬理無不包

涵洞燭是浩浩之天要皆誠之至也

末節　聰明聖智達天德是小德固然實有皆至誠無妄則是大德小德亦是化大德乃所以敦之凡小德皆大德之所灌注　唯聖人能知聖人唯有聖人之誠乃知聖人之德非孔子知堯舜之謂子思豈自謂聖人乎

衣錦章　章首至温而理皆言道本如是知遠之近以下乃言修德以凝道之功必與道相應潛雖伏矣二節以至篤恭皆闇然之謂民勸民威天下平則其日章者也

首節　君子以道乃君子爲學之道　小人乃僞爲君子

以求欺世之小人　淡謂靜存動察時漠然靜處若無意味而作此不令人可好如令俗人笑正人扯淡之謂不厭言此存省之功可以日常日經不隨事勤勞而至厭倦所者工夫唯在心意而不求之事物之煩雜文者天下之事理分別周悉皆在心意中也溫者不求於物而退求於心意則於物無忤理者所以正物者卽在此也　遠近風自止如註解時文家添出家國大謬

潛雖伏矣節　此章卽首章動而省察之意　無惡於志亦自志正者言之反諸其志非平日存養之心所惡者此

句乃是工夫語　人所不見須知即是己所獨知

相在爾室節　此節即首章靜而存養之意但次序不同

此以存養工夫徹始徹終故序在後

奏假節　此一節時解以爲效驗者非乃其發而加諸民

者爾

不顯節　篤恭是存養省察之極致無少間斷亦是君子

始終不息之功非贊其成德也恭者謹持而不失也心意

皆純乎至善則以臨百辟無不正大故天下自儀型其德

而平切不可在容貌上說

乎懷明德節　篤恭亦只是無惡於志不動不言而敬信純一無閒之極至則此節乃以形容操存之密其專一於心意之微者如此不大之聲色猶非至德之所藏故進而擬其用心之細密如毛然猶有一可執之形體此則虛靜之中自爲操存無一理之可執而涵萬理故不足以擬之唯上天之所以化育者於無聲無臭之中有保合太和以生變化之事然後可以擬存養省察者之篤恭也時解漫作贊歎功德語說元妙皆無實之談　輶輕也而此所引之意則言微也　載事也乃生成運行之事無聲臭中自

有密用亦人不能見聞之極致耳　存養省察乃盡性之
功盡性則至於命而達於天繳回首章天命率性之本旨